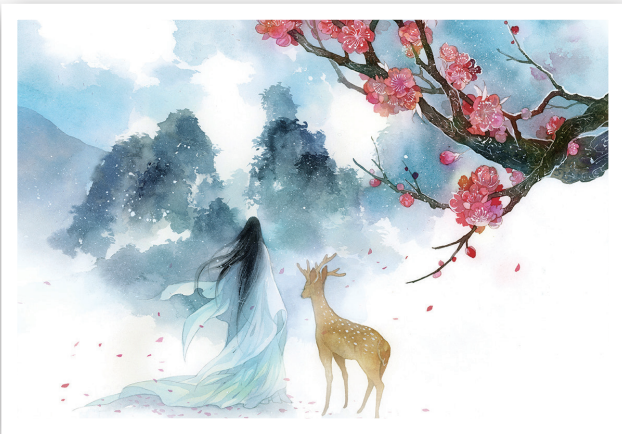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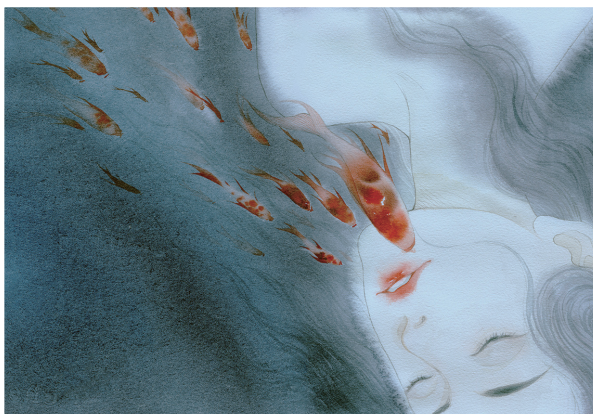
不论是自己的绘本还是文创品牌，鹿菏都冠以“隐世之国”，这是他心中的“乌托邦”，他的理想是避开都市喧嚣和浮躁，去往有山有水之处隐居。



《水形物语》



《鹿神》



《鱼爱》

少年鹿菏，落笔成仙

【文/ 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鹿菏画仙，也画人，一花一草一木都能入画，但最喜欢画妖。他的画，总透着浓浓的中国风，之所以给自己起名“鹿菏”，也是取自他喜爱的“鹿”与“鹤”的谐音。鹿菏笔下的妖总是带着股灵动之气，他特别为妖创作了一个“山海有灵”的系列，天马行空、影影绰绰，总叫人看不真切。这些灵感，鹿菏通常都是从《聊斋志异》《搜神记》《山海经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拾遗录》等古籍中取材，他形容这些古籍“犹如宝库，取之不尽”。书里的文字总是给他带来无限的遐想，他在阅读的过程中，就选择令自己有所触动的形象，一点点描摹出它们的样子来。

鹿菏在创作时，特别专注，不跟别人交流，只是默默闭关。但从不把自己“关”在同一个地方，或许是想保持“一直在路上”的状态，让灵感得到不断的滋养，每隔一年半载，他就会打开地图，寻找新的城市新的住所。这些年，他不知不觉一路从雅安、广州、日照、杭州、成都、大理，到了如今的歇脚地重庆。但今年或许鹿菏要打破惯例，为了实现自己的“美院梦”，今年他已重返校园，正在四川美院进修视觉艺术传达专业，为了方便上学，可能暂时先不搬家

了。或许是一个人住久了，现在的鹿菏特别享受上学的日子：“感觉特别好，可以和同学相互交流，开拓思路。”

寻找心中的“隐世之国”

因为要兼顾工作室和学生的身份，如今的鹿菏格外忙碌，除了忙着完成课业，忙着粉丝期盼着的团扇周边，还在忙和法国作家的合作绘本。鹿菏说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合作资源会找到自己，这都要拜《水形物语》所赐。

早前，鹿菏在美国旅行时，恰巧已经看过《水形物语》，所以当片方找到他合作海报的时候，他除了惊喜，也觉得有缘。片方给了他大致故事梗概，没有做过多的限制，只是需要鹿菏创作出一幅东方感觉的海报。首次跟电影合作，就遇上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这样的“大咖”，着实让鹿菏倍感压力：“从来没有和电影合作过，也不知道怎么比较合适，所以初期的时候非常焦虑，一直狂掉头发。”在一个月的创作期内，前半个月他非常迷茫，不断尝试各种绘制方法，比如中国画中比较少见的技法：水拓法、吸墨

法，以及撞色法等等，试图用墨色的延展性来创造新的肌理质感。经过不断的尝试，鹿菏发现用水拓法来画池塘会比较合适，才找到了创作方向。

后半个月，鹿菏的脑子里有了比较清晰的创作概念，接下来的绘制就简单许多。从草图到最终的成稿，鹿菏大概提交了好几十版，才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海报。即便最终定稿之后，鹿菏的心里仍旧忐忑，直到导演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了自己的图，还大加赞赏，才让鹿菏松了一口气。

对于擅长画插画的鹿菏来说，这和绘制电影海报还是有很大的差别：“书中的插画对应的只是某个段落的内容，但电影海报是对整部电影的浓缩。”现在，越来越有经验的鹿菏也常常和影视剧合作海报，基本也是通过故事大纲来创作概念海报。

除了合作之外，很多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影视剧，也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。比如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，不走寻常路的鹿菏不爱英明神武的大圣，或者勇敢的小江流儿，偏爱那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大反派混沌，他觉得混沌“柔弱无骨魅惑天成”，还专为他画了一套“写真”。鹿菏笔下的混沌没了戾气，更像是稚气未脱的天真少年。鹿菏也画过《琅琊榜》的梅长苏，姑娘们爱惨了梅长苏俊朗的外形，他却对梅长苏的手过目不忘，特意在手部特写上配文：“你知道我这双手，以前也是挽过大弓，降过烈马的，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诡地狱里，搅弄风云了。”这人物身上的悲剧性就凸显了出来。

不论是自己的绘本还是文创品牌，鹿菏都冠以“隐世之国”，这是他心中的“乌托邦”，他的理想是避开都市喧嚣和浮躁，去往有山有水之处隐居。

言谈间，总透着逗趣和幽默的鹿菏却说自己：“有时候工作完了我就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会有种孤独感，独处的时候很容易有种悲观的情绪。我虽然向往隐居，但隐居可能会加剧我悲观的心态，所以目前仍然住在市中心，人比较多就没那么多负能量。”鹿菏的作品往往都在给大家传递着正能量，所以他说，负能量就留给自己。“对于创作者来说，孤独感是必要的，因为大师往往都是孤独的，如果没有孤独感或许就没法创作出好的作品，因为只有孤独感才能将你内心的东西描绘出来。所以，一方面想摆脱孤独感，一方面又不能离开它。”这张阳光的笑脸上竟藏着这么多矛盾和忧愁，有些出人意料。但鹿菏也在努力调节自己，除了不定期给自己放假旅行之外，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胡思乱想，尽量让自己忙一些，工作间隙就培养些兴趣爱好，比如下厨和摄影，他甚至还钻研起了微电影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自己当导演，把他原创的绘本故事拍摄成片。●

